

中国.....	100	马耳他.....	1
日本.....	90	挪威.....	1
尼泊尔.....	51	巴基斯坦.....	1
泰国.....	4	西班牙.....	1
哥斯达黎加.....	3	苏丹.....	1
南斯拉夫.....	3	瑞典.....	1
阿尔及利亚.....	2	土耳其.....	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		
阿根廷.....	1		
奥地利.....	1		
古巴.....	1		
埃及.....	1		
圭亚那.....	1		

玻利维亚、布隆迪、智利、中国、芬兰、日本、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获得三分之二法定多数票，当选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国，自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起，任期三年。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散会。

## 第一九九四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 议程项目 97

#### 世界裁军会议(续)\*

1. 巴于尔肯先生(土耳其)：我想一开始先谈两点一般性的意见。这两点意见我认为跟我们审议的问题是有关的。第一点意见是，只要略微注意战后的裁军工作，便可发现裁军措施的成败显然和国际政治气氛有直接的关系。从一九四六到一九六〇年，国际上普遍不安的空气达到了所谓“冷战”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裁军的讨论。因此，这些讨论大部分集中在互相指控上，根本谈不上是认真的谈判，所取得的结果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

2. 在这段时间里，唯一的实际成就是南极条

约。<sup>①</sup> 不过，国际紧张关系的逐渐松弛(特别是一九六三年以来)，为裁军上的一些附带措施的打开僵局铺平了道路。一九六三年部分禁试条约<sup>②</sup> 签订并生效。接着便是外层空间条约的签订。<sup>③</sup> 随后，一九六七年又签订了特拉特洛尔科条约<sup>④</sup> 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3 (XXII)号决议，附件〕。去年有关海床的条约<sup>⑤</sup> 亦已开放签字。

3. 另一方面，两个核大国开始了停止核军备竞赛的谈判；此外，在欧洲，我们还很高兴地看到关于共同均衡裁减军事力量的谈判也开始有了积极的发展。

<sup>①</sup>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零二卷(一九六一年)，第5778号。

<sup>②</sup>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四百八十卷(一九六三年)，第6964号)。

<sup>③</sup> 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第2222(XXI)号决议，附件)。

<sup>④</sup>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六百三十四卷(一九六八年)，第9068号)。

<sup>⑤</sup>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第2660(XXV)号决议，附件)。

\*续自第一九九二次会议。

4. 第二点我想谈的,是关于处理裁军问题的讲坛的数目和类别方面的意见。一九四六年,大会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来处理使用原子能和原子武器所引起的问题,并成立了调整和裁减常规武装部队的常规军备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大会将两个委员会合并为裁军委员会。一九五四年,设立了由五国组成的小组委员会,以筹划全面裁军的方案。稍后,好几个会议我们看到在日内瓦举行了:一九五八年举行了探测核试专家会议<sup>⑥</sup>,同年又举行了防止突袭的专家会议<sup>⑦</sup>。一九五九年成立了十国裁军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大会又组成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次年再增加八国,扩大为裁军委员会会议。

5. 目前,我们三个讨论裁军问题的讲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裁军委员会会议及大会每年的辩论。将来,我们可能增加一个讲坛来讨论欧洲的均衡裁减军事力量的问题。

6. 根据这两点意见,我想作这样的结论也许不会是错的:创造有利的政治气氛,对于裁军讨论的成功会比目前讨论裁军的讲坛有着更直接的关系,因它能够产生更大的信心,并从而引发出必要的政治决心。

7. 土耳其一贯支持对结束军备竞赛的努力会有积极贡献的倡议。记得一九六五年在第二十届大会上,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投票赞成苏联建议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我国外交部长今年在大会上的发言正好说明了土耳其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态度,他说:

“我想我不需要重申我国随时准备帮助所有在裁军方面的倡议,假如这类倡议达成具体而积极的结果的话。”〔第一九五四次会议,第129段。〕

8. 在目前有利的国际气氛下,并以上述想法为怀,我们欢迎苏联建议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倡议。如果这个倡议能有所成就,那便是朝达成全面彻底裁军方向迈进的意义重大的一步。但是,我们不能忽视,

<sup>⑥</sup>研究对可能签订的暂停试验协定的种种违约行为进行侦察的可能性的专家会议,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一日举行。

<sup>⑦</sup>研究可能有助于防止突袭的可行措施的专家会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八日举行。

如果这个会议没有成果,那便会对未来的裁军努力笼罩上阴影。考虑到这些因素,我国代表团认为需要事先作适当安排,以便创造适当的条件。

9. 为了作适当的安排,各国政府必须在事先进行协商。这个会议涉及种种问题,会有不同看法,这些试探性的协商应能从中找出共同的意见来。经验告诉我们,适当的准备及协调的行动是必需的。国际联盟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举行的世界裁军会议,竟毫无结果,便是因为缺乏调和与不协调的意见以避免对会议产生消极影响的事先的适当协商和准备工作。结果,这个会议不但未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效果,而且它的失败还造成国际政治气氛的进一步恶化。

10. 有关裁军的各方面的问题,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心的,所以各会员国都应参加这个会议的工作。但是,如果核裁军问题应予优先讨论的话,那么我们说核国家应不遗余力地为这个会议的成功作好准备则是再现实不过的,因为它们对停止核军备竞赛负有特殊的责任。

11. 关于世界裁军会议的另一重要问题,是这个会议与现有裁军讲坛的关系。在会议举行前阐明裁军委员会会议与这个拟议中的会议的关系是重要的,但又必须慎重处理,务使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工作不致受到任何妨碍。象世界裁军会议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会议,显然不能对裁军中日趋复杂而专门的各种问题作等量齐观的审查,所以这个会议和裁军委员会会议间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取代的。苏联代表马立克先生在他提出提案的那次发言中〔第一九七八次会议〕,对这方面的问题的建议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协商基础。

12. 最后,我愿意指出:我国代表团也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认为这样的会议如果由联合国来召开,会更有效地推动裁军十年的工作。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它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合国这个大家庭解决各项主要问题的能力现在增强了。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刻,这个会议如果在联合国的范围内举行,是完全符合我们加强联合国的努力的。

13. 裁军问题如此重要,我们不能不竭尽一切途径以求解决。我们要勇敢地尝试每一种能把我们带近

目标一步的方法，要明智地慎重保护我们已有的进展。

14. 加林多·波尔先生(萨尔瓦多)：今年，联合国正在审议举行世界裁军会议的提案。本组织并不是第一次权衡这样的提案；但是，过去几年来，大会一般总是以经常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委员会会议提出报告的方式来处理有关裁军的一些问题的，有时大会也能或多或少成功地建议签订某些条约，不过其成功的程度则需视问题的性质而定。

15. 但是，对于裁军这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全球性的处理方法；不是裁军委员会会议成员的国家，很少有机会阐明它们的立场，即使有，也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今年由苏联政府提出来审议的题为“世界裁军会议”(A/8491)的议程项目，打开了系统地、全面地研究裁军问题的大门，同时也为所有有关国家，而不论其大小、经济或军事力量以及政府制度如何，也就是说，为整个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讲坛。

16. 虽然有些具体问题可视为各个地区或分区的特殊问题，但是，裁军是全世界所关心的问题，所以要由一个国际性的讲坛来处理。但在不过于低估需要有专门性和限制性的协定的情况下，制定一个有关裁军的世界性政策则是特别有益的，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庞大的问题就能通过某种程序得到处理，使国际的紧张局面得以松弛，公开冲突得以停止，同时也可以鼓励实现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整个集体安全制度。

17. 裁军问题涉及核裁军问题，同时也涉及常规武器问题；这是大国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小国家所关注的问题。军备政策是联合国宪章所提出的集体安全制度不能发生效力的结果。这就是以国家的安全来代替集体安全。如果我们能建立集体安全制度，则军备政策便失去产生的原因，同时这政策便成为废物，只有被放到陈列历史陈迹的博物馆去。

18. 裁军问题须从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来衡量，一个是起因，即集体安全，另一是终极目的，即加快发展的速度。

19. “军备主义”——我自造的名词——是和缺乏安全感有关的；另一方面，根据因果关系来说，它

是由于二十六年来实行联合国宪章各条款的不全面、不协调、迟疑、更常常是胆怯的作法所造成的。安全理事会这个行动的机构，由于占有常任席位的五个理事国不能达成实质性协议，因而不能正常地运转，不能完成它的任务。

20. 裁军与安全之间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因为没有安全，故不能裁军；因为没有裁军，所以没有安全。只有针对原因行事，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这情况而言，军备主义的起因在于没有一个集体安全制度。

21. 而且，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我们都已认识到裁军的策略对发展速度的影响。例如日本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因为通过国际条约而大大减少了军事开支，如果把大部分国民产值用于生产性投资，这种投资又促进了发展；而在工艺发展上与这两国相类似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奉行这种政策。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基本上并不费解)：两个在第二次大战中战败的国家，今天竟在它们的区域内、甚至在世界上成为两个经济大国。

22. 目前，由于在集体安全制度的实施上存在着弱点，所以“军备主义”的政策仍继续存在。这个弱点并不存在于正式协议中，而是存在于如何使协议生效的方法上。对于裁军的厌嫌，不能单归咎于各国政府的盲目性或是沙文主义的怪诞思想，而是因为集体安全对大国本身和对所有区域及分区域都无效用，所以每个国家都认为得由自己来负责履行自己的一个基本义务，这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

23. 根据联合国文件一般用语的定义，裁军是指全面而彻底的裁军，只有达到这样的裁军，才能最后证实集体安全制度的充分价值。裁军问题一定要与如何加强，说得深刻些，要与如何确保——毫不含糊、毫不迟疑地确保——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集体安全充分有效的问题密切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和磋商，否则便会因果倒置，难免重蹈以往惯常缘木求鱼的覆辙。无论是三十年代国际联盟倡导的或是今天联合国各级机构主持的裁军会议几乎全部失败了，其原因都在于就裁军而谈裁军，没有从因果关系上来看问题。径行处理裁军问题，就象试图只凭法官和警察来惩罚犯人

以扫除犯罪问题而忽视造成这种罪恶的社会因素一样。所以，在国际上，同样需要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社会学技术的运用也许会有很大的启发性。

24. 裁军对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如果让各国政府在“军备主义”和发展这二者之间进行选择，没有一个政府会选择前者的；但是，为了建立安全和发展间的均衡关系，它们常常将大部分资源转用在维持国家安全上。撇开集体安全不谈，单是纯粹从国家的立场上说，对安全的投资可以从对武器及军事的开支上表现出来。“军备主义”是不安全感的私生子。以往，“军备主义”是维护民族国家生存之所需；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的世界，并有一个力求在法律制度内自我巩固的国际社会，那么以军备主义，尤其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安全，就越来越成为虚幻的构思，它只能成为各国经济的沉重负荷，以之替代集体安全就更危险，更不完善了。因此，正象其他很多情况一样，国际社会在处理裁军、安全和发展这些问题的方法上，一定要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25. 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完成任务上已取得了缓慢的但属稳定的进展；可是，在所有达成的协议中，我们只能看到大国间均衡政策的存在，而不见对集体安全政策的明确的、肯定的说明。在这个时刻，中小国家有责任也有机会去领导一个以集体安全代替均衡政策的运动。去年在第一委员会〔第一七三三次会议〕上，我国代表团曾特别提及这两种政策间的关系和历史性的对立。

26. 当我们谈到裁军时，我们常常以为这件事仅仅与大国有关，但事实上，中小国家也常常被拖进由不安全感与军备所产生的恶性循环的漩涡中，不过因为这些国家小，所以它们的安全与军备问题亦小而已。

27. 各大国常被指责忽视裁军问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小国家在这件事上也有可扮演的角色和责任。世界裁军会议可以给中小国家一个机会来共同注意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所应扮演的角色。就整个世界来说，应以带头争取集体安全为目标；就地区和分区来说，则以达成局部协议，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使目前

花在军备上的钱转而投资于生产为目的。这一切都属于联合国宪章所倡导的集体安全制度的范围。

28.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军火贸易与第三世界》。②这本书中载有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另一种依赖——购买武器——的评论、图表和数据。通过这本书，该研究所忠实地记录了全球的武器贸易。这是很有价值的贡献。书中的历史部分，在管理和限制武器贸易的国际行动问题上，以及在这些工作迄今所遭到的失败问题上，都特别发人深思。

29. 现在对核武器竞赛结束后如何刺激发展的问题已作了不少可佩的预测；但是，即使真正的集体安全制度成功了，以军备为基础的国家安全问题变为陈迹了，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国内资源及其增长；因此，要让各中小国家有可能从集体安全制度中提取许多资源来，从而使依靠军事同盟的旧式自卫政策成为废物。

30. 悲观主义者怀疑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已经来临，并且举出许多从前及最近的失败的例子来。但是，无论悲观论或是乐观论，都必须拿出事实来证明；今日的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变化得很快，昨天还认为不可能的事，今日已成为办得到的了。

31. 所以，拟议举行的会议是不能以先验的判断来替代的，只有举行了这个会议，才能衡量出过去几年中国际社会在这些问题上所达到的成熟程度。

32. 联合国在裁军这个大问题上面对着两件工作：第一，鼓励认真的全面的研究；第二，谈判裁军的阶段和目标，并争取逐步签订协议，最后达成裁军。如果联合国对这件事采取半心半意的态度，那是最坏不过的。一九七〇年，联合国草拟了堂皇的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 2734(XXV)号决议〕。但是，这个文件并没有扑灭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的火头——目前尚有三、四个这样的火头。如果联合国继续容许双边外交代替它的多边外交，那么到发现它自己只是扮演治疗性的角色，而不是当然的预防性的角色时，可能已经为时

② 斯德哥尔摩，阿尔姆奎斯特与维克塞尔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太晚了。联合国对世界上三、四处地方对峙的局面毫无行动,我想一定会有人大声疾呼提意见的,但不能让他们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一致的。我代表我国指出,我们对这种毫无对策的情形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会增加不安全感,会助长军备竞赛,会阻碍真正追求宪章中所阐明的集体安全的努力,因而把理应用于发展和创造和平的投资转到别的用途去了。

33. 我国认为目前正是适当的时机,国际社会应当利用一个广泛的讲坛,以彻底讨论裁军问题,确立裁军与安全的关系,比较有关裁军和发展的关系,确定区域和分区域局部安排的标准,并为未来十年、二十年内继续进行裁军的一系列步骤拟定纲领。因为在很多国家,军备的经济负担一直在不断地增加,同时,就是常规武器的负担,对一个经济小国而言,也会变成象经济大国在核竞赛上一样沉重,所以,这个问题已经是极端急切了。这只是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谈的,但这并不能使各大国摆脱它们在政治上和人道上所应负的责任,因为核武器的储存已到了极危险的地步,这些武器在有意无意间可以把整个人类毁掉;而其他国家则只会由于经济停滞、发展缓慢而受到有限的损失。

34. 我们对世界裁军会议能期望些什么呢? 顿然停止军备竞赛吗? 集体安全制度充分生效吗? 加速经济发展吗? 结束核大屠杀的恶梦吗? 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也许太好了。不过,只举行这么一次会议,就希望达到这些效果,或许是过奢了吧。其实,为世界裁军会议定下这些目标,也不过是把我们个人绚烂的美梦移植到国际社会而已。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国际社会有做梦的权利,而且,我们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有随意做梦的自由,因为好梦毕竟会对人生有益;但是事实上,国际社会在这个讲求现实的时刻似乎连做梦的能力也失去了。

35. 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裁军会议能够期待些什么积极的成果呢? 我们认为也许有下列这些: 总结从最近的冲突与不安定的局面中所得的经验和裁军委员会会议的工作; 一视同仁地寻求国际社会中不论大小的所有成员的共同认识和意见; 优先考虑国际社会和各国对裁军问题的关注; 明确裁军、集体安全和加速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各区域和分区域要达成的协议

拟定国际纲领; 最后,把裁军看成一个整体,并使它成为一个系统的、逐步的进程。

36. 凡此种目标,不是可毕其功于一役的,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还都是办得到的,因此可以参照这些目标来规划和研究这个会议。也因此,国际裁军会议或许会有助于使大家认识这些问题,尤其是能为裁军问题找出一种新方法,一种更切合人类科学现阶段发展情况的方法。这样,就可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标准把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这问题上来,并鼓励国际社会作自我检讨。

37. 各位会注意到,我所说的这一切都不是指联合国的裁军委员会而言的,因为我们认为,该委员会是由联合国全体成员组成的,在目前还不是最适当的讲坛。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作为一个恰当的世界讲坛的时代,若不是已经过去,也是在消逝之中,特别是因为有些国家不顾许多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和全体大会上不断的敦促,多年来拒绝给予支持,致使该委员会失去时机。

38. 当然,如果裁军委员会能够恢复活动,也许还有些用处,但是决不能代替世界裁军会议。

39. 只要世界裁军会议是由联合国作为自身的一项任务和一种推动联合国宪章中所倡导的集体安全的方法而筹备和召开的,我们便赞成。

40. 恩孔达巴根齐先生(卢旺达): 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所提出的应将“世界裁军会议”这一议程项目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抵达后讨论的建议〔第一九七八次会议〕,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正如我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的一般性辩论中在这个讲坛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其经济、科学和技术上的发展来说,“它是个大国; 在解决影响世局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希望这种解决具有永久性,那么中国一定要表明它的见解”〔第一九五六次会议,第91段〕。

41. 所以,我热烈欢迎伟大的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可尊敬的代表来到我们中间,而卢旺达最近也已决定并已于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可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这个显然关系到人类前途的重要辩论的贡献,将会是非常可贵的。

42. 卢旺达提出载于文件 A/L.631 和 Add.1 中的决议草案, 是想要强调它对和平的重视及其希望全人类能免遭疯狂的军备竞赛所造成的咄咄逼人的大浩劫。

43. 我们认为裁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而在目前尤为如此, 因为国无大小都在从事螺旋上升的军备竞赛, 其目的是想以建立在互相威吓基础上的均衡来代替和平的真谛。各国在这样搞的时候, 都疯狂地指拨庞大的军事费用来“威慑”虚构的“敌人”。事实上, 我们必须面对的威胁全人类的真正敌人, 正是那种将人类推到自杀悬崖的执迷不悟的念头, 这种念头使我们每年把二千亿以上的美元和大量科学家浪费在毁灭性的武器上, 而不能用于真正的、积极的目标。

44. 的确,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推动裁军的努力是值得赞美的, 在这方面我们只要回想一下联合国所通过的许多决议, 包括与裁军某些方面有关的条约就行了。例如,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会所通过的有关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裁减军备及销毁一切原子武器的第 41((I)号决议;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通过的有关全面彻底裁军的第 1378(XIV)号决议;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通过的有关举行世界裁军会议的第 2030(XX)号决议;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通过的宣布七十年代为裁军十年的第 2602E(XXIV)号决议;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通过的紧急呼吁各拥有核武器国家立刻停止核军备竞赛、终止所有进攻性和防御性核武器系统的试验和部署的第 2661A(XXV)号决议; 以及今年签订的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等; 同时, 我们愿意把美国和苏联的限制战略性军备的双边谈判也加上去。

45. 虽然这些条约和决议已经为举办世界裁军会议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有利的气氛, 但是, 只要小心研究一下, 便可发现其零碎性和不彻底性。但是, 每个人都晓得, 这些条约和决议是在联合国范围内签订和通过的, 可是, 联合国仍然没有充分反映出普遍性。正如我在几分钟前所指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就是刚参加本组织的, 而两个德国仍没有进来,

两个朝鲜、两个越南还没有代表, 就是瑞士也没有参加。

46. 而且, 有些国家还没有加入上述的条约。至于依照我所谈及的某些决议而设立的那些委员会——例如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多数情形下是被大国所控制的。我国代表团有责任提醒大家, 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 不是任何国家的专利品, 再没有比在一个寻求和平而非战争的机构中拥有最大量军备的国家应占有优越地位的这种论点更为荒谬的了; 这和说人类的幸福并非建筑在要求共同生活于毫无恐惧和威胁的空气中的共同意志和决心的基础上, 而是建筑在刀尖上的说法是一样的荒谬。

47. 作为不结盟国家集团的一个成员, 我国政府有理由自豪地强调指出, 我们各国的首脑一贯忠于历史性的万隆会议<sup>⑤</sup>的精神和原则, 对于一九六四年在开罗和一九七〇年在卢萨卡<sup>⑥</sup>举行的会议上所通过的有关全面彻底裁军问题的重要决议, 是各极重视的。

48. 在倡议举行无论大国与小国、会员国与非会员国均一律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 以直接讨论停止军备竞赛和销毁武器储存的方式和方法的问题上, 卢旺达与所有不结盟国家是忠于它们促进和平及国与国间积极合作的外交政策的传统指导原则的。

49. 毫无疑问,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内, 和平与战争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同时, 以为储存了核武器便不会打败仗的想法也是个幻想, 因为在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中, 以人类才智所设计的富有技术性的手段, 将会消灭一切而不容存在什么胜利者, 全人类将整个毁灭于分秒之间。

50. 所以, 我国代表团认为, 我们必须反对所谓谁爱好和平谁就要准备战争这句老话。我们说: 只有无条件地彻底销毁一切发动战争的手段, 才能获得和平。我们相信本组织所代表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我们投票赞成有关世界裁军会议的决议草案

<sup>⑤</sup> 亚非国家会议,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万隆举行。

<sup>⑥</sup> 第二次及第三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 分别于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至十日在开罗及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在卢萨卡举行。

A/L.631 和 Add.1, 就是在各国确实前进的道路上迈开极端重要的一步。

51. **阿拉尔孔先生(古巴)**: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第十九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 切·格瓦拉司令曾谈到关于举行世界裁军会议的意见, 他指出: 如果这个会议能够达到他在讲话中所阐明的目标, 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发展”〔第一九九次会议, 第 106 段〕。

52. 我国代表团一贯奉行的政策, 是支持关于举行一个对所有国家都开放的、处理一切有关裁军问题的世界会议的主张, 所以, 我国支持联合国大会和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以往所通过的有关这件事的协议和决定。

53. 古巴代表团希望重申它赞成全面彻底裁军, 销毁一切热核和核武器, 以及全面禁止制造和试验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原则立场。审议达到这些目标的恰当措施显然是所有国家都极感兴趣的。所以, 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建议今年审议这个问题的倡议, 我们也欢迎苏联代表团提出的举行一个世界会议来研讨裁军问题的决议草案。

54. 大家都知道, 过去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问题, 使得许多国家有理由支持举行这样的会议,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遭到非法排斥而未能参加本组织的工作。但是, 大会现在已经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 它的代表团也已来到这里, 所以, 现在审议这个问题是有利的。不过, 仍有其他国家被拒不能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而它们的共同参与审议任何裁军问题是必要的。在这方面, 我国代表团愿意再次促请大会注意, 作出决定终止美国所鼓励和执行的歧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是重要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 在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活动中,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参与是极端重要的。

55. 今天, 古巴再说一遍以往所一直表明立场, 即全面彻底裁军必须切实做到使一切大小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得到保障。同时, 我们也曾不断指出: 被外国侵略、或是一直在侵略威胁下的人民, 绝对有权以任何方法来保卫自己。现阶段国际局势反映了恐吓与强权政治仍然存在, 并继续侵犯着许多国家的

主权。就在大会审议举行世界裁军会议的可能性的这个时候, 印度支那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些民族, 仍然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现在, 美国不但在继续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进行侵略, 而且还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恢复轰炸; 而由美国武装部队组织、保护和指挥的西贡傀儡军的分遣队又正在入侵柬埔寨领土。

56. 正当大会在研究措施以促进和平与安全 and 改善世界局势的这一时刻, 美国政府还继续对维护本国主权的国家施加种种压力, 继续对印度支那人民发动疯狂的、罪恶的侵略战争, 并在世界各地仍然保持着几十个军事侵略基地。

57.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 古巴代表团认为, 全面彻底裁军和最终解除美国的侵略力量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因为美国是目前还在使用军队和武器进行侵略战争的唯一国家。正因为这个缘故, 我愿意重述一遍切·格瓦拉司令一九六四年在这个讲坛上就同一问题所讲的一段话。他说:

“……我们一定要使所有国家确切承认尊重别国现存边界的义务, 并约束自己不要进行任何侵略(包括以常规武器进行的侵略)。

“除了参加世界人民要求全面彻底裁军、销毁一切原子武器及彻底禁止制造新的热核装置和任何原子试验的呼吁外, 我们认为更要强调必须尊重各国的领土完整及帝国主义的铁腕政策必须加以抑制, 因为帝国主义即使持有常规武器还是一样危险的。”〔同上, 第 103 和 104 段。〕

58. **罗伊先生(菲律宾)**: 联合国与原子时代是同时出现的, 在这个时代, 人类首次有了使全人类绝种的能力; 所以, 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 就一直敏锐地意识到裁军对于达到联合国宪章的主要目的有着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宪章的主要宗旨就在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争取较优的生活, 以促进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使个人与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一新的国际秩序中能得更有效的发展。

59. 菲律宾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对差不多从联合国诞生时起就存在于联合国的裁军问题完全同样极表关切。一九五九年, 我们全力支持大会关于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第 1378 (XIV)号决议。

60. 但是,朝着这个一致赞成的目标所取得的实际进展极为微小。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一九六六年的第二十一届大会上发言时指出:

“我们年年在这里举行大会以谈论和平,但是又眼看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实在是现代文明最滑稽的事实之一。各大小国家似乎对增进作战能力比运用它们的力量以达成国际上的和平更为热中。……我们又回到了传统政治的邪说:为了达到和平,我们必须准备……战争。”〔第一四一一次会议,第9段。〕

61. 去年,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先生在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对裁军十年缺乏实质内容曾表示不满,因此,我们建议大会为裁军十年设立一个委员会,为世界裁军会议及其他事项作适当的准备。<sup>①</sup>

62. 当然,举行世界裁军会议并不是一个新主意。一九五七年,大会就曾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裁军委员会审查在适当期间由大会举行一个特别会议或一个全面裁军会议的建议是否可行〔第1011(XII)号决议〕;一九六五年,裁军委员会本身通过了一项决议,欢迎一九六四年十月在开罗举行的第二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关于召开一个应邀请所有国家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并建议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尽速审议该项建议。<sup>②</sup>大会响应了不结盟国家的这项倡议,并通过了第2030(XX)号决议,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

63. 我们都晓得这个拟议中的世界裁军会议并没有举行。秘书长在关于本组织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的年度工作报告导言<sup>③</sup>中曾指出,举行这个会议的工作进展很小,而且在该报告提出后不久,整个准备工作就陷于停顿。

64. 一九六五年,大会对关于世界裁军会议的两个重要问题作了审慎研究:第一,让非联合国会员国参加裁军谈判是否可取;第二,必须使全世界认识裁

军的各方面问题及其重要性和含义,以期通过这一认识,使裁军谈判获得较迅速的进展。上述各点考虑,至今仍属正确和使人信服。

65. 我们去年提出的关于大会为裁军十年设立一个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必须让公众广为了了解裁军的需要。因此,我们建议出版一份有关裁军十年的定期通讯,详细报道各会员国、联合国及其机构以及各非政府组织支持裁军十年的种种活动。我们提出这个建议,目的是要造成一种紧迫的气氛,以加速裁军谈判的发展;因为我们当时就和现在一样感到,虽然在日内瓦和其他地方的谈判有些成就,但真正的裁军却进展不大。

66. 我们觉得,世界裁军会议不但可以创造一种紧迫的气氛,而且可以使公众认识和明白裁军谈判的目标。

67. 在一九六五年,我们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参加世界裁军会议,则这个会议就更有意义,更为重要,也会有更大的结果。今天,我们仍然赞成这个主张。同时,我们欢迎新近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来到这里而在所有国家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这个目标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些对世界裁军会议很有贡献的国家,还没有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我们希望,到了这个拟议中的会议真正举行时,在实现联合国国籍的普遍性方面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而且这些国家都已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了。

68. 裁军会议实际上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切身的影晌,所以,欢迎所有愿意参加这个会议的国家都来参加是恰当的。在实现联合国容许所有国家普遍加入的原则方面取得的进展,清楚地指出了世界裁军会议应容许各国普遍参加的方向。

69. 在支持裁军提案的同时,我们仍然保持我们的一贯主张:裁军是世界经济及社会加速和比较均衡地发展的必需条件。

70. 去年,大会根据菲律宾提出的一个有关裁军的经济和社会效果的提案,通过了第2685(XXV)号决议。这个决议的目的,在于寻求采取一些适当措施,以保证裁军十年和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关系尽可能得到切实、全面的理解和利用,以便由于全面

<sup>①</sup>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一七四九次会议。

<sup>②</sup>《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六五年一月至十二月补编》,文件DC/224。

<sup>③</sup>《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A号》。

彻底裁军取得进展而节省出来的资源能适当地取出一部分用来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援助。这个决议还要求秘书长及时提出一个有关裁军十年和发展十年的关系的报告，以备大会在一九七三年对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2626 (XXV)号决议〕的执行情况作第一次两年一度的审评时加以考虑。

71. 去年，菲律宾还投票赞成了罗马尼亚提出的、随后被通过为第 2667(XXV)号决议的、有关军备竞赛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及其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极为有害的影响的提案。这个决议序言部分的第五和第六段是值得注意的，其全文如下：

“深信苟能消除武器竞赛所引起对所有国家经济及社会生活俱属有害之庞大财力与人力之浪费，则对各国，尤其极感需要人才与缺乏物力财力之发展中国家，必将发生积极影响，

“深信停止武器竞赛，削减军事支出及在裁军上获致具体进展，必将大有助于各国达成其经济及社会目标，且将切实促进国际关系之改善及世界和平之维持”。

72. 根据这个决议，秘书长在胜任的专家顾问的协助下，在第二十六届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载于文件 A/8469 的有关军备竞赛和不断增加的军事开支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报告。

73. 现在似乎不必深究这个报告的内容，因为日后在第一委员会讨论与这个报告有关的项目时，将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这样做；所以现在只要提出报告中一个一致的结论就够了：

“停止军备竞赛及大量削减军事开支将会有助于各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更会增加额外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A/8469，第 120 段(3)。〕

74. 一九七〇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博伊德·奥尔勋爵、莱斯特·B. 皮尔逊、雷内·卡辛、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和莱纳斯·波林在一项名为“和平与裁军宣言”<sup>④</sup>的文件中，在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一些条约所反映的裁军方面的进展之后，悲痛地提出这样的事实：

“虽然有了这些成就，但可惜，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资源和力量，在日益增多地从追求和平经济和社会进步的目标转移到非生产性和非经济性的军事用途上去了。”

75. 这些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还引述了秘书长的一段话：

“世界目前正处在最严重的关头。它可以以牺牲全世界人民的安全和进步的可怕代价来继续进行军事竞赛，也可以向着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前进——这个目标是一九五九年大会在六十年代来临前夕全体一致决定的。如果它选择后者，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就是对发达国家以至整个世界的安全、经济福利和进步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76. 裁军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观点已在逐步深入人心和获得公认，这是菲律宾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感到欢欣的。

77. 今年十月八日，菲律宾外交部长和代表团团长卡洛斯·罗慕洛先生在他有关政策的发言中曾谈到拟议中的世界裁军会议，并且将它和联合国在一九七〇年的两项主要工作联系起来。他说：

“举行一个世界裁军会议将能加强与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同时进行的裁军十年的意义和实效。大会在两年之中都未能采取任何在规模上或内容上足以使‘裁军十年’一词名副其实的新的主动行动，也未能充分强调裁军十年和第二个发展十年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一九五九次会议，第 81 段。〕

78. 正是联系到这一点，菲律宾政府才欢迎本届大会将卢旺达和苏联代表团所提的“世界裁军会议”项目列入议程。

79. 在这样说明了我们的赞成举行世界裁军会议的立场之后，我们诚恳地希望这个会议能够成功——如果它能够开成的话。所以，在举行这个会议之前，适当的筹备工作是需要。为此目的而设的筹备委员会在作了深入的研究以后，还要小心而内行地规划这个

<sup>④</sup>《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27、28、29、30、31、93 和 94。

会议。筹备委员会不单要有世界各地区的代表参加，还要有事实上已参加裁军谈判的会员国的代表，以及那些在技术上和工业上有能力制造军备、尤其是各种复杂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的代表参加。

80. 为了使世界裁军会议与联合国维持有机的联系，我们建议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协同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他应该就有关会议的日期、经费和议程等事项进行协商。

81. 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就那些有关裁军的重要的、应予优先处理的问题达成协议。核裁军是议程上最急切的问题；鉴于秘书长的报告和声明，他将是首先同意优先处理核裁军的人。

82. 全面彻底裁军的问题亦应占极为优先的地位。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备极重视，认为是联合国在裁军方面的一个目标。去年，在第一委员会上〔第一七四九次会议〕，我们曾表示遗憾，因为虽然裁军委员会中的一些代表团曾强调指出，如果委员会要履行第 2602E(XXIV)号决议所规定的任务，那么就裁军的综合方案达成协议应是一件紧急的工作；但是，该委员会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

83. 根据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最新报告〔A/8437〕，关于裁军的综合方案在去年和今年都没有取得任何明

显的进展，因为该会议顾及大会的第 2661(XXV)号决议，在一九七一年只是继续讨论全面彻底裁军的问题。但是，这个决议特别指出了大量的关于裁军综合方案的工作文件；同时，鉴于大会已宣布七十年代为裁军十年，决议还促请裁军委员会加紧努力，以求更迅速地完成裁军的步骤。

84. 由于裁军委员会会议毫无进展，我国代表团才不得不建议世界裁军委员会给予裁军综合方案最优先的地位。至于适当的准备工作，则应包括给予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以充分的时间来研究涉及的各项问题和拟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85. 菲律宾对宪章中确保和平及国际安全的主要目的一向极为关切，因此，希望这个世界裁军会议及早实现，而在一九六五年提议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未曾成功的情况有所不同。举行这样的一个会议，纯是一个政治决定，所以，明显地要靠各会员国的政治意愿。因此，也许应该吁请那些对举行世界裁军会议持保留态度的国家重新考虑其立场。

86. 让我们举行这个会议，同时，让我们把裁军十年与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积极地连在一起，使裁军十年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和内容。

下午四时四十五分散会。

## 第一九九五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 议程项目 97

#### 世界裁军会议(续)

1.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记得召开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构想是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和其他的裁军措施一起提出来的；这些裁军措施是苏联所要坚持的、

五十四年来一贯执行的在各国人民间谋求和平和友好政策的一部分。

2. 四分之一多世纪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努力，世界人民避免了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在这期间，侵略势力和军国主义势力发动了三十多次战争和各种规模的武装冲突，也就是说，在这整个时期内实质上有一连串的武装冲突在世界各地此起彼落地发生。世界经常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这些年来，帝国主义表明了它的反动和侵略的本质是不可改变的。